

苏秦与张仪

(北京評書選)

李存源述 黃鵬記

北京出版社



苏 秦 与 張 仪

(北京評書选)

李 存 源 述

黃 鵬 記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北京評書《列国》中的一段。

战国时期，諸侯相互爭雄，一般游說之士就奔走于七国之間，謀取官爵。苏秦与張仪都是鬼谷子的学生，擅長舌辯。学成后，張仪回了魏国。苏秦先到秦国游說，碰了釘子回家，受到父母妻嫂的种种凌辱，因此刻苦鑽研學問，又去游說各国，終于做了赵国的宰相。他因为这时秦国最强，可是不能用他，就倡約六国合縱，抵抗秦国。恰好秦軍正攻魏国，又企圖攻赵，苏秦怕縱約失敗，就密派心腹畢成扮作商人，將張仪誘到赵国，又用計折磨他，激怒他。張仪果然一怒到了秦国，得了畢成的帮助，做了客卿。畢成說出真情，張仪才知是苏秦之計，于是暗助苏秦，使秦国不进攻赵国。苏秦的縱約才得成功。

苏秦与張仪 (北京評書选)

李存源述 黃 蘭記

北京出版社出版 (北京东单麻线胡同3号)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3号

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 3/16 字数: 44,000

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-9,000册

統一書号: 10071·278 定价: (6)0.19元

春秋末期，各小国差不多快被大国并吞完了，成为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七个大国相持的局面，历史上把这个时期叫做战国时代。在那时，有些人学了些文韬武略，以口舌之能到各国去猎取功名富贵，帮助国君设计怎样去侵略别的国家，这种人称做游说之士。

单表有个游说之士，姓苏名秦、字季子，是河南洛阳人，住家就在洛阳城里。家中的人口真不少，算起来，有苏秦的父亲、母亲；他哥哥早年故去了，有个寡妇嫂子；还有两个兄弟——一个叫苏代，一个叫苏厉；两个弟妇，连苏秦的妻子一共是九口人。他们家里是务农为业，城里头有所房子，城外头有几十亩地。当初苏秦的父亲做过买卖，家里就算是挺富裕，也雇用着两个仆人。按说这景况是很不坏啦，可是这位苏秦苏二爷是个不知足的。他想，人生一世，必须要有功名富贵才好呢。打算求功名富贵，就得要有学问，不然是不成的。他听人说鬼谷山有一位有学问的老先生，就决心到那里去学艺。

鬼谷山就在河南登封县北门外十几里地。为什么叫鬼谷山呢？因为山高树密，孤松倒长，山连山，山套山，山峰不断，由打山上头流下来的涧水砸到山涧里，打得石头“咕噜噜”地乱滚，就好像打雷一样，轻易没人敢到山上去。这个

山实在太險，太可怕了，所以都說：要是人，絕不敢住在山上頭，除非是鬼神才敢住呢。因此才給起名叫鬼谷山。山上有一位老先生，年紀足夠一百多歲啦，山下的人管他叫鬼谷子。都說老先生有好幾種學問：一是數學，能夠占算，言無不應；二是游學，言談話語，口若懸河，機變精明，動能料事；三是兵學，攻殺戰守，斗引埋伏，攻無不取，戰無不勝；四是出世學，說是服食導引，可以却病延年，長生不老——其實第一、第四兩種學問，老先生也不會，根本也沒有那麼回事。老先生不過是拿這種學問當幌子，為的是招引人來求學，把他們造就出來能夠做些事業，將來自己得不了利還可以落個名哪。

鬼谷子一共有三十多個學生，其中最好的、老先生最愛的小學生共有四個：兩個學兵學的，兩個學游說的。兩個學兵學的：一個是齊國人名叫孫臏；一個是魏國人名叫龐涓。兩個學游說的：一個就是蘇秦、蘇季子；另外一個是魏國人，姓張名儀、字余子。

蘇秦和張儀非常要好，白天一起念書，晚上同榻安眠，吃飯也一塊吃，喝水也一塊兒喝，朝夕聚首，誰也離不開誰。老師教他們的時候特別認真，這兩個人也對得起老師這份意思，真肯用心，白天念完了晚上就背，晝研夜誦地苦練苦修。

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知不覺地在山上可就待了三年啦。這個時候，孫臏、龐涓二人離開鬼谷子就下山了。蘇秦、張儀一看孫臏、龐涓走了，他們二人可有點兒沉不住氣啦。蘇秦跟張儀說：“師弟，人家孫臏、龐涓可都下山啦。現

在七国正是用人的时候，人家这二位一下山，准保是高官得做，駿馬任騎，轟轟烈烈地，官也做啦，臉也露啦，比咱們哥兒倆可强多了。你說是不是？”

“师哥，您說这話一点兒不錯。您要不提，我还要跟您說哪。这可不是坐在屋里說大話，就憑咱們哥兒倆这份聪明智慧，再加上这三年的苦功夫，跟哪位比，咱們敢說也落不了后头。淨瞧着人家露臉，咱們就在这山上一蹲，到多咱是头啊！要依我說，咱們趁着这个时候也去跟老师商量商量，咱們也下山。您說行不行？”

“师弟，你先別忙。咱們老师的脾气，你不是不知道。老师素日常說，这么些徒弟們就是喜欢孙臆、龐涓和咱們哥兒倆，將來学成了能耐，就是下山去做事，也不能讓咱們四个人都走，無論如何也得留下一个給老师做伴。师弟，你想想，人家孙臆、龐涓走在咱們头里啦，就剩咱們哥兒倆啦，要是跟老师一提，老师說：走也行，不能都走，留一个在这兒做伴吧。那么一来，咱們怎么办呢？是把你留下，我走哪；可还是你走把我留下呢？老师再生了气，把咱們兩個人一人数落一頓，誰也不准走，合着白挨一頓說，誰也走不了，窩心不窩心哪！要依我說，还是先別忙，甬着急，有什話过几天再說吧。”

張仪听到这里，“嘿嘿嘿”一陣冷笑。

“师弟，你干什么这么乐呀？”

“师哥，我乐您哪。”

“乐我什么呀？”

“我乐您这个人想得太周到啦。您是前怕狼，后怕虎，优

柔寡斷，自己一點兒准主意都沒有，背地里可直叨嘮，瞧着人家走又着急，可是不敢跟老師說去，怎麼連這麼點兒勇氣都沒有呢！”

“不是我沒有勇氣，我怕老師……”

“我問問您，有什麼可怕的？噢！我知道啦。您怕老師跟咱們瞪眼吧？怎麼着？留下一個做伴？誰出的主意呀？我們上這兒來學藝，為的是什麼哪？不就為的是學成了之後，將來做出一番事業，也好顯達門庭、揚名於天下嗎？要說為跟老師做伴，那我們還不上這兒來哪，我們在家里待着好不好！話又說回來啦，別聽老師那麼說，他是愛惜咱們，怕咱們的學問不到家，所以拿這個話來吓唬咱們，您就信以為真啦。師哥，您聽我的沒有錯兒，咱們這就見老師去，老師准得高高兴兴地讓咱們下山，絕不能說出別的話來。您不用犹疑，跟我來吧。”

蘇秦心中暗想：要按師弟張儀這麼說，可也不能算不對。本來是嗎，我們學藝就為出去做事，老師留着我們不讓走，那也不像話呀。應該聽師弟的，撞一下子試試。當下就說：“好吧，師弟，我聽你的，咱們哥兒倆這就去見老師去。”

蘇秦、張儀二人，由打屋里出來，走到北房門外，隔着帘子叫了一聲“老師”。就聽屋里老師說：“進來。”哥兒倆挑帘籠來至屋中，趕緊上前給老師行了禮。

“你們兩個人不去讀書，到這兒來有什麼事嗎？”

蘇秦、張儀站在老師面前，你瞧着我，我瞧着你，兩人都楞住啦，怎麼看老師，是怎麼有點兒發怵。他們為什麼這麼怕老師呢？因為這位鬼谷子一則學問是真高，二則外表

也严肃。老先生身高八尺开外，挽着髮髻，竹簪别顶，真称得起是髮似三冬雪，鬢簪九秋霜。身穿一件杏黄袍，腰系絲絛，青中衣，白袜云履。面似銀盆，兩道濃眉，斜插入髮，寿毫挺長，一双闊目，二眸子光华閃閃，精神百倍。鼻如悬胆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襯，颌下一部銀髯，飄洒胸前，正在蒲团上盤膝打坐。这份兒庄严肅穆，真使人又敬又怕。

苏秦听老师这么一問，含含糊糊地半天沒敢說話。还是張仪說了：“这个……老师，因为我們知道孙臆、龐涓他們下山啦，請問老师，他們干什么去啦？”

“唉！因为他們自覺着本事已經学成了，下山去想要博得功名富貴，我再三攔阻，他們不听，才讓他們走的。”

“老师，您看他們二人下山去能不能成名露臉哪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有我这几年的教导，他們二人也很用心，怎么能不成名于天下呢！”

“老师，据弟子所想，他們要是成了名露了臉的話，您一定也高兴吧？”

“是啊！我怎能不高兴呢！”

“老师，您的这些徒弟要是都露了臉，您是不是更高兴呢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“老师，假如徒弟要是总在山上待着，那怎么能成名露臉呢？打算成名露臉，还是下山在七国做事才能成呢。您說对不对呀？”

鬼谷子听張仪这么一說，“哈哈”地大笑，叫道：“張仪

呀張儀，你的口舌真巧。你也不用多說啦，我早已看透你二人的心。你們是不是也要下山哪？既然要下山，我也不攔阻。現在七國正是用人的時候，你們趁此時就下山去吧。”

蘇秦、張儀二人一聽老師答應他們下山啦，心裏頭這份兒高興可就別提了。蘇秦樂嘻嘻地問：“老師，您既然讓我們下山，請您給我們看看下山以後的吉凶禍福吧。”

老師一笑說：“吉凶禍福，由人自召，你們何必問我呀？我囑咐你們幾句話吧：下山后要相互推讓，保住你們師兄弟的感情，不要爭贏了自己而傷損了同學的義氣。永遠記住為師之言，那就是我的好徒弟。”

“老師，您只管放心，我們下山後一定要記住您的話。”

老先生站起身來，到里間屋拿出來兩卷書，叫道：“蘇秦，張儀，你們兩個人過來。這兒有兩卷書，每人給你們一卷。下山後得了志，那就不用說了；要是不能得志的時候，可以用心苦讀此書，自然有成功的那一天。你們拿去吧。”

二人往前一搶身，每人接過來一卷，低頭看了看，書面寫的是“太公陰符篇”。蘇秦、張儀都樂啦，叫道：“老師，這書我們都讀過了，現在您叫我們背，我們都能背下來啦。您給我們這書還有什麼用呢？”

“唉！你們不明白呀！這書雖然你們都背過來啦，只能算是會了而已，其中的精華並沒有得到。將來再能刻苦用功，才能得其奧妙，用之無窮呢。”

蘇秦、張儀謝過老師，把書放在懷中，這才問道：“老師，我們幾時下山呢？”

“你們收拾收拾東西，明天就走吧。”

兩個人高高兴兴地由老師屋中退出來，回去各自收拾個人的行李物件。到了第二天，吃完了早飯，見老師辭了行。同學們把他們二人送到山下，瞧着他們兩個人去遠，同學們才回去。

蘇秦、張儀這哥兒倆離開了鬼谷山，在路上談談論論，走到一個岔路口，哥兒倆要分手啦，蘇秦說：“師弟，咱們都得先回家，就此分手，過些日子再見吧。別忘了老師囑咐咱們的話。”

“師哥，您放心吧，惟獨咱們哥兒倆，誰要得了地步，誰也不能把誰忘了。”

“那好極啦。咱們就一言為定了，再見吧。”

二人作別分手，張儀回奔魏國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蘇秦趕奔洛陽，一路之上，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這一天午時將過，到了洛陽城，來至自己的家門，上前叩打門環。家人出來一瞧，二爺回來啦，赶忙行了禮，把行李接過來說：“二爺您好啊？您可發福啦。我琢磨着您也該回來啦。一晃兒有三年啦。您快進去吧，老爺子、老太太很想念您哪。”

蘇秦進來，到屋中見了爹娘，行完了禮。二位老人家一瞧兒子回來啦，滿臉笑容地叫道：“秦兒，你一去就是好幾年，真把我們想壞了，別磕頭啦，快起來吧。”

蘇秦站起來，在一旁坐下，把這三年在鬼谷山學藝的事跟父親、母親說了一遍。這時候蘇秦的嫂子和她妻子連兩個兄弟、弟婦都過來問長問短，一家人歡歡喜喜不必細表。

書要簡短，蘇秦回到家里十幾天的光景，自己一想：學

艺三年，就为的是求取功名富貴，显达門庭，怎能老在家中只圖苟安一时呢？这才拿定了主意，去見爹娘，說自己学会了口舌之能，有游說的本事，打算要到外面去求取功名富貴，請二老拿出黃金、白銀来，做为一切花用和置办行裝，将来准能够高官得做，衣錦还乡，光宗耀祖，改換門庭。这話跟爹娘一說，苏秦的父亲还没有說什么呢，苏秦的母亲一听，可就不乐意啦，老太太臉往下一沉，叫道：“秦兒，你听我告訴你，我可不許你这么胡来。你想想，咱家是做什么的？由打祖輩傳流，就是庄稼人，錢也不是容易来的，能够随便讓你拿出去糟踏嗎？在家里有吃有喝的，这不就挺好嗎？还想要干什么呀？再者，你就憑拿嘴說，就能把官兒說到手里，哪有那事啊！家里的錢要是全給你折騰了，我們跟着你一塊兒受罪呀？那可不成！趁早兒別这么胡思乱想，好好地在家待着，将来种种地，做点买卖，比什么都强，別無事生非地招我生气！”

老太太說了这一片話，苏秦的父亲也数落了苏秦一頓。苏秦的嫂子和苏秦的妻子从旁也随着老太太你一言、我一語地都不願意苏秦拿家里的錢去找官兒做。苏秦有心要分辯分辯，又怕父母生气，站在那里，一声兒也沒言語。

这个时候，苏秦的兩個兄弟进来啦。苏代可就說：“哥，您要是能游說的有為，就在咱們本地去說周王好不好？一来是守家在地，用不着那么多錢，二来在本乡本土一样能够做官，何必一定到远方去呢！”

苏代說完了这話，苏厉也这么說。苏秦見一家人都阻着自己到外边去求功名，兩個兄弟既然出了这么个主意，只好

就借着这个台阶兒又跟爹娘一商量。他父母一想，既是用不了多少錢，这才答应啦。

过了兩天，苏秦便去求見周显王。因为周显王的左右一班人，知道苏秦是个庄稼人出身，認为他所說的話全是空疏無用的，都看不起他。苏秦又沒有錢来賄賂他們，所以也就無人在周显王面前荐举。苏秦在館舍等候了半个多月，也沒討得一个进身，一賭气就回来啦。在家中又待了半个多月，他怎能甘心呢，还是想去周游各国求取功名富貴。苏秦心里盤算着：要是到七国去，头一宗先得有錢才成。出去这一趟，多少日子是說不定的，到哪兒都得以錢当先，不然是無法进身的。再者說，还得講究衣貌外表，穿戴得不够体統，什么人也看不起，什么事也办不了。可是父亲母亲不肯拿出錢来，怎能达到我的志向呢？苏秦想来想去，才想出一个主意来，預先跟两个兄弟把自己的心意一說，打算把家产分了，拿自己应得的財產做为費用，好去求取功名。苏代、苏厉两个人倒是很尊重哥哥的，觉得这事可以行。于是哥兒三个跟爹娘就提說分家的事。二老一听，当然是不乐意。架不住这哥兒三个一再地鬧哄着非分不可，挤兌得父母也沒有法子，想着分了家也好，省得將來他們弟兄們为家产爭吵。这哥兒三个請了几位至亲至友，把乡下的地亩分成了五份，老夫妻倆各了一份做为养老費用，苏秦的嫂子分了一份，苏秦、苏代、苏厉哥兒三个各分了一份。就这样把家产分了。虽說是分了家，可是同居另爨。

过了几天，苏秦就把分得的那些地亩变卖了多一半，給他妻子留下少一半。为这件事，苏秦的父母是百般地責备；

苏秦的妻子也跟苏秦吵鬧了好幾次。可是苏秦决心要出去求取功名，就什么也不顧了。买了一輛馬車，雇人給趕着；另外雇了兩個从人，行裝物件准备得齐齐整整。正赶上冬天，他新做了一件黑貂皮襖，穿起来倒是真够样兒。“人是衣，馬是鞍”，也搭着苏秦長得不愁羶，年岁又不大，二十七八岁，面白如玉，眉清目秀，这份兒漂亮就甭提啦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又帶了些金銀，擇定了日期，就要动身啦。临走的那天，拜辞了二老，告別了全家，坐上車，高高兴兴地离了家門。

苏秦心里寻思：先奔哪一国去呢？天下七国，强盛的就是东齐、南楚、西秦，这三国又数秦国最强。秦国的惠文公西吞巴蜀，自己称王，迫使列国割地为賀，早有并吞六国之意。憑我苏秦的本事，到了秦国，准能讓秦王达到了并吞六国的心願，我自己也能名利双收。苏秦把主意打定，由洛陽就够奔秦国而来。一路之上，兼程并进，这一天到了秦国的都城咸陽，在城里头找店房住下，歇息了兩天，这才出去办事。寻着了門徑，拿出金銀买通秦王左右的亲信人，求他們給自己傳名引进。那些得了苏秦賄路的人，就在秦王面前保举苏秦，替苏秦吹嘘，說苏秦这个人怎么高明，怎么有学問，怎么是鬼谷先生的得意門徒，怎么有治国安邦的本領……秦王的耳朵里都灌滿啦。秦王听左右这样推荐，才下了一道旨意，宣苏秦入朝召見。

苏秦接到旨意，不敢怠慢，即刻前往，有人領着苏秦上殿，面見秦王，行禮已畢，賜了座位。秦王开口問道：“先生，你不远千里来到敝处，但不知有何見教？”

苏秦連忙奏道：“臣苏秦听說大王要使各国諸侯割地为賀。大王的意思是想要不动一刀一槍就并吞天下嗎？”

秦王点头微笑道：“寡人正是此意。”

“秦国这么强，地大兵多，加上大王又賢明，臣若献謀效力，并諸侯，吞周室，大王称帝，易如反掌。大王要想安坐而成事，臣却以为不可。”

秦惠文王素来就厭惡游說之士，只仗口巧舌能，全無实用，听苏秦說了这番話，搖了搖頭說：“先生，你說的這話，寡人倒是早有此心，怎奈羽毛不成，不能高飞。先生且退，俟等国事稍安，兵力充足，那时再議吧。”

苏秦一听秦王不肯采納自己的話，沒法子，只得告退出朝。回到店房，左思右想，怎能打动秦王，这才把古代攻战而得天下之术写成了一本書，說明怎样才能并吞六国。过了几天，献給秦王。秦王虽是把書看了一过，有时也称赞几句，可是始終沒有用苏秦之心。苏秦又去見了一回秦相国公孙衍。公孙衍忌才妒能，并不給苏秦引进。

这样一来，苏秦可沒了法子啦，整整等了一年多，求見秦王多少次，秦王也不見。苏秦的錢快花完了，还欠下不少店飯錢，只得先把車馬卖了，把雇用的僕人也打發了，才給清了店飯錢。自己一想：在這兒是沒指望啦，別等着把路費耗沒了再走，可就晚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苏秦就把东西收拾好了，扛着行李，出离了店房。——車已經卖啦，也就自己扛着行李走吧。——由打咸陽一动身，在道兒上这个罪就受大啦。苏秦从小兒也是嬌生慣养的，哪受过苦啊，也沒走过这么远的道兒呀。脚底下磨了好几个大泡，腰也痠，腿也疼，

咬着牙对付着往前走。一天一天地，好不容易才盼到了洛陽城。进了北門离家不远啦，苏秦又是喜欢，又是难过：喜欢的是在外面这一年多的罪，可算受够了，总算到了我的家啦，到了家甭管怎么样，都是我的亲的热的，比在外边受罪强得多；难过的是由家里出来的时候，父母再三拦阻，不讓我出来，可是沒听父母的話，把分的家产变卖了，原想着准能把功名求到手，乘高車，騎大馬，做了官回来，再看看家里对待是什么样兒，万沒想到落得这个样子，扛着行李，徒步走回家里，不用說父母看不起，就是家人們恐怕也都拿我不当人。苏秦前思后想：回家不回家呢？可是不回家又上哪兒去呢？沒法子，只好硬着头皮，走奔自己的家門。

剛到了門口兒，有一个仆人正在外边扫街哪，抬头一看，瞧見二爷回来了，可就楞啦，心里說：我們二爷这是怎么啦？由家里出去的时候是高車大馬，威威武武，怎么这个样兒回来啦！滿臉灰塵，一身泥土，簡直跟乞丐差不多了。僕人放下笏帶，赶紧过去說：“二爷，您回来啦？”

苏秦点了点头。僕人把行李接过去，随着进来。苏秦到了屋里，見着爹娘，慌忙行礼：“爹娘在上，兒苏秦我回来啦。”

老夫妻倆一瞧苏秦这个样兒回来了，就知道功名是沒有求成。老太太把臉一沉說：“怎么样啊？做了官兒啦？”

“娘，也是孩兒时运不佳，空有才能，無人知曉。到秦国去見秦王，秦王不肯收用。在那兒等待了一年多，沒有一点門路，孩兒只好回家来啦。請父亲母亲不要生气，將來机会到了，自有成功的那一天。”

老太太听苏秦这么一說，这个气就不打一处来：“呸！你

还有的說哪！不讓你去，你非去不可，鬧哄着把地也分給你啦，你全給折騰了，錢也花沒了，車也一定是賣了，蹣着臉還回來哪！我要是你，找个地方死去，也不回來。幸亏咱們家里还有点房子地，要是沒有的話，指着你养活我們，我們早都餓干啦。別招我生氣，快給我滾出去吧。站在那兒，我越瞧你越别扭！”

老头兒在旁邊說：“得啦，得啦。他不听话，跟他生什么气呀！咱們只当沒他这个兒子不就完了嗎。真要因为他气了，受罪还得你受，他才不往心里去呢。”說着又冲苏秦一声冷笑：“你媽老糊塗啦，甬跟她一般見識，她不懂得什么。你走这一道兒也够累的啦，下去歇会去吧。一会儿飯得了好吃飯。聽見了沒有？不用忙，等咱們有了德行，再过三十年、五十年的，你就許做了大官兒啦，我們再跟着你享福。对不对呀？”

苏秦听爹爹这么一挖苦，心里好像刀扎肺腑一般，臊得面紅耳赤，这份兒难过就别提啦。有心再跟父母解釋解釋，又一想：該当丢人現眼，还有什么可說的！这时任憑你怎么能說，也討不出父母的欢心。假如自己高官得做，榮耀还乡，那时候父母絕不能这样对待我。常言說得好：將相本無种，男兒当自强。人情冷暖，令人可嘆。苏秦不由得眼淚圍着眼圈兒轉，一跺脚，由上房屋里出来。这时候苏秦的肚子餓得直叫，来至自己的房中一看，妻子沒在屋里，只得先到东厢房看看嫂子去吧，讓嫂子給做点什么吃。到东屋一看，嫂子正刷家伙呢。苏秦过去深施一礼：“嫂嫂，您好啊？”

他嫂子歪着头拿白眼珠兒翻了苏秦兩眼，由鼻子里头

“哼”了一声：“好，您回来啦？到这屋来有事嗎？”

“嫂嫂，您弟妇不在屋中，我还没吃饭呢。您先给我做点兒什么吃好不好？”

“哟！您回来的这个时候可真巧，早飯刚吃完，您沒瞧見我这兒刷家伙洗碗嗎？等着吧，晚上一塊兒吃吧。”

苏秦一听，晚上一塊兒吃？这像話嗎！無法，只得由屋里出来，回到自己的房中瞧瞧妻子在不在。心想：常言說得好：知疼知热还得說是夫妻。別看嫂子拿我不当人，我妻絕不能对我这样兒。苏秦来到西院北屋，挑帘进来一看，自己的妻子坐在机上拿着梭子正織絹呢。瞧見苏秦进来，按理說应当赶紧下机，得問問丈夫“怎么这个样兒回来啦，在外边大概受了罪啦吧！快把衣裳脫下来換換，沒吃飯赶快做点兒什么吃，千万甭难过，你既是回来啦，比什么都强，也省得我惦念着啦”。准要是有这么几句话，讓苏秦也順順气啊。敢情这位苏二娘子已經知道她丈夫落魄归来，这气就大啦。坐在机上，上下打量了苏秦四个来回兒，連哼也沒哼，沉着臉兒好像沒瞧見，照样兒織她的絹。苏秦站在那里楞了半天，气得面色蒼白，渾身發顫，一咬牙，由打屋里出来，站在院子里仰面朝天嘆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語地說：“我苏秦时乖运蹇，未能求得功名，落魄还家，父母不以我为子，嫂不以我为叔，妻不以我为夫，真是富貴途人成骨肉，貧賤骨肉亦途人！”

苏秦正自嗟嘆，苏代、苏厉两个兄弟来看哥哥，一瞧兄長正在悲伤，把苏秦請到他們屋中，安慰了一番，叫他們的妻子給哥哥赶紧做飯吃了。两个兄弟又解劝了二嫂一番，不要对哥哥那个样子。苏秦这才心內稍安。从此以后，苏秦只